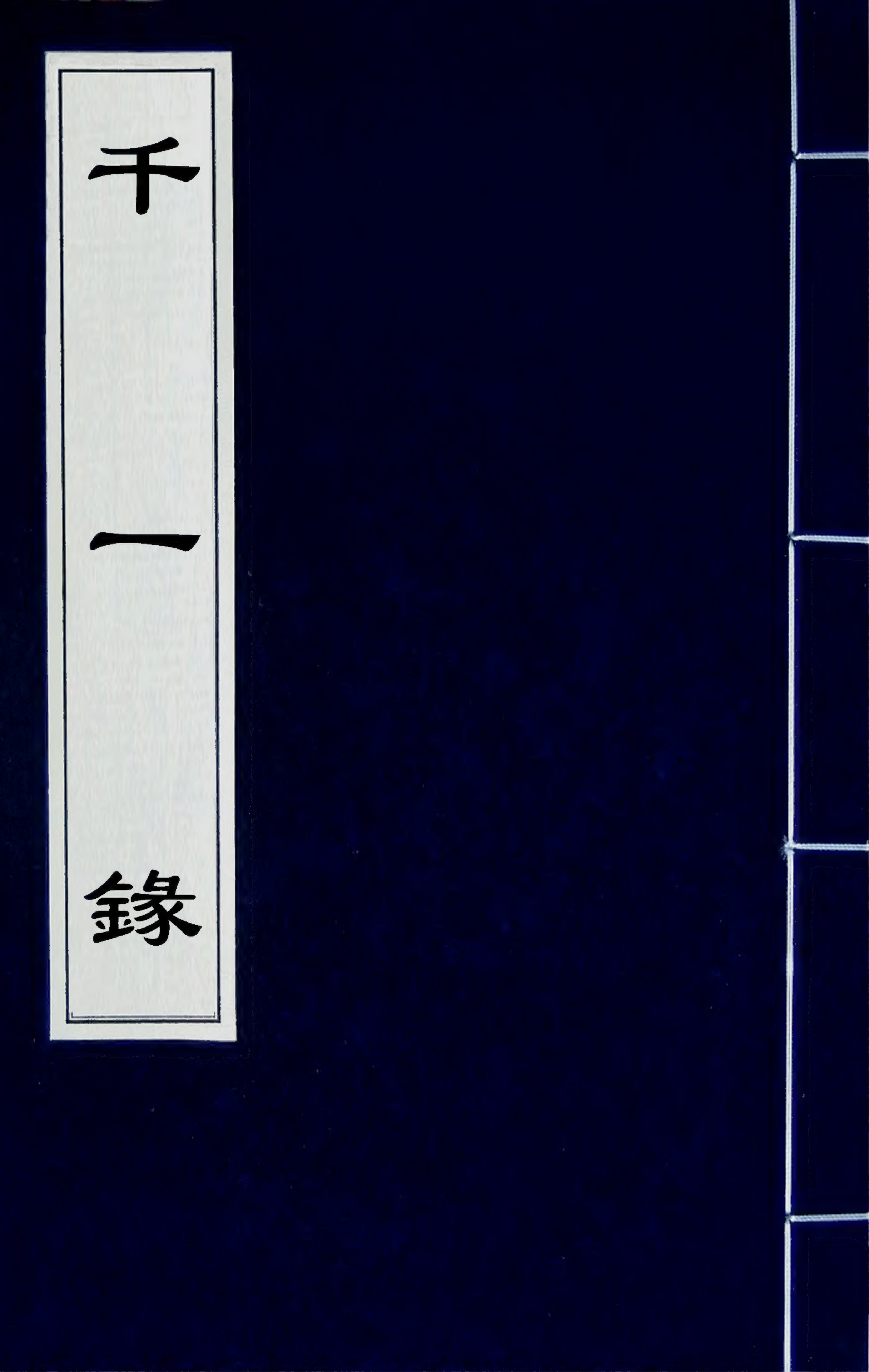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録卷之五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一

道德經言道德也以為譚兵而作非也而以其言兵為非言兵者亦非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皆道也兵之生久矣聖人不能去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之旨也周之季天下苦兵矣即譚兵何傷於明道孔子論為政曰足兵易言弧矢以威天下黃帝有涿鹿之師廼垂衣裳而天下治夫言兵庸何傷乎

老子當亂世篇中屢言用兵蓋止戈之義非俞也其

不忍世明矣莊生言土苴以爲天下又離而失之者也夫親親仁民愛物萬物一體而差等自明安能知有我而已此中庸之所以爲至也

老子之言有養德之要有治國之要有用兵之要今解者務合養生而已泥矣黄老之旨同黄治天下非專養生老言養生非忍天下

老子云取天下以無事豈不雄哉守其雌耳以至柔而馳騁至強深於闔闢之機矣張子房得之以感秦項

清虛之道非特可以養生其有國則治人事天善推

之耳今解營学惟欲當精神而已非也不曰守約而施博爲善道乎

治大國若烹小鮮解若乎合智海虎境等語非

肖則與衆同耳故曰久矣其細惡能大細謂細人也解非

舉直錯枉則民服管子奪伯氏無怨蓋有道矣乃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則治天下將何所舉錯乎

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虛受近裏之義也目司視鶩外之戒也　陰符機在目養性者以返觀爲要

寵辱本不足入心也若驚何耶名利舉拔我也中有

大患而貴之若身身與名孰親耶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世以寵爲上耶斯下耳患得患失安得不驚乎今解若爲汝未妥

小國寡民章老子非忘世者如有位則以此爲治耳解必曰適意一丘忘形一榻似非老子之意老子云以無事治天下治大國若烹小鮮耳乃曰小國寡民蓋譏言之猶冉子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

民不畏死緩刑之義也解謂可殺之殺爲天吏則可以殺之殺之而不怨義同

民之饑章語治也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民志不

宕官徇遂貪欲及是以法令滋而賊盜多也

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下益上也自上下下裒多益寡則平矣天之道宜然也非專言養生

以正治國其政悶悶其安易持等章俱言治理也今解作神仙伎倆以道全形以術延命務牽合養生而已豈謂老子以用世爲諄耶治天下眞老子能事諄諄言之何謂不言也

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守柔曰強知柔知剛也用其光復歸其明含章用晦也解謂不見大而見小謂明未安

知人者智矣不若自知之爲明也勝人者有力矣未若自勝之爲強也自知内省也自勝克巳也不失其所中立不倚也死而不亾立德不朽也其論善矣不必牽合養生也

君子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以大字小以小事大天理當然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乃老氏之徒則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徒欲以柔弱爲常勝之道爲不量之力而巳此陰謀押闔之術之所由也故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司馬氏其見之矣而逢衣之徒乃曰老氏之旨與儒者之

道不異何哉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道本近也而求諸遠乃曰道不若是近也而笑之若言道者鈎深索隱離而遠之則彼雖不笑如非道何註失　語意猶云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成則缺敝則新故能敝者不敝善爲士者惟不新成惡其著也闇然者日章的然者日亾註皆未明而林氏所句讀尤失
惟施是畏無施伐也盜誇者非道哉今也介然其有

知而經之好也開道未及百以爲莫已若叨天之功

剽人之有無不至矣非盜歟夫田蕪倉虛而文服帶

劍厭飲食者市中少年詎足言哉老子之意蓋以諭

士之譚道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毋老子之旨一言蔽之曰

如嬰兒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我如嬰兒不識不知

知求食於毋而已衆之所鄙我之所貴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契者左右合一徹者公私均分

徹以百畝而徹解文乃隹若泛訓徹字非不可通斯

司字無謂且與上句不稱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虛也心虛則神存惟虛能受綿綿若存故不死不死者生生也生生故曰牝以其深妙不測玄之又玄也故曰玄牝玄牝之門門所以出入也綿綿若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也若存也不勤也勿忘勿助也皆其解也薛考功謂門字特以叶韻誤矣蓋又曰衆妙之門豈徒取韻叶若後世文士耶今之言養生者又分玄牝爲二義曰左右曰上下益謬矣　知門字之義則知玄牝之義指口鼻者淺矣

玄牝二字解說紛紛然老子之文自明而讀者不察

也心無妄念則虛虛則神息深深則綿綿綿綿若存存存故玄妙故曰谷神不死曰玄牝今冊家又言玄關卽門門字之義

有仁義之實而節文之斯之謂禮禮者著誠而去僞者也今乃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此殆憤世之辭有激而發者歟荀卿儒者之徒迺附之曰性惡而禮僞何其敢於背先王之訓也

列子書精粗不倫屬𫟪林氏以爲雜出者得之矣乃其中所云西方聖人等語往往爲後佛張本必東晉以後逢衣徒所附益者也張處度謂永嘉之亂既失

而奉全是書之屬殆其時耳乃曰佛教未入中國已
有此一種議論則竟爲所欺矣

子華善養私名註以私名爲私僕非也植黨矜名不
仕而居三卿之右故云私名

列子舜問乎烝莊子烝作丞註以丞是而烝誤夫丞
烝寓言之名也既曰寓言矣則烝可也丞可也孰是
耶孰誤耶

上地牛缺之遇盜也不牵也君子無尤焉雖然彼不
杜德機而形諜成光固有道者之所驚也伯昏瞀人
所發藥於列子者有徵矣焉用戶外之屨　張融盜

欲殺之方爲洛生詠盜賢而釋之歟所遇與鈌異死生命也非盜司之也

列子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語自佳今茅字訛而音之爲頹爾靡義亦通而文之工拙相遠矣　茅靡猶云草偃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本謂蔬有餘而不以食其妹耳老子非不仁者也棄妹之事未明其由不必曲解也彼因漠而不應而佞者多方文之不亦陋乎林氏以妹爲昧既於文理不妥而謂以妹棄蔬而棄之亦無稽也

日昃之離鼓缶而歌其愈於大耋之嗟耶莊列之辭蓋鼓缶之歌也故曰安知悅生惡死之非惑耶安知今之死不愈於昔之生耶安知死於是不生於彼耶其辭則自恣可喜矣雖然未聞道也使其聞道則修身俟之得正而斃斯已矣臨深履薄其言也善何暇爲謬悠無稽之談乎釋氏因以因果輪廻贊鼓愚俗謂西方有極樂淨土焉而儒服者從而傚之終身攀緣也終身貪著也而猶徼迷於旣死是其於道也猶之南望泰山北轅而適越也

凡古文有不可解者或訛或方言也闕其疑可也莊

子呂鉅唐許之類是也而以爲唐堯許由則非矣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有爲者人也無所爲而爲者人之天也解非

彼罔使彼使自外者也彼有使之今非吾使也而叨以爲功乎

夫人以巳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巳爲儒使弟爲墨自以爲過人矣而不知敬其親是爲有異於人乎

今之少有知而驕其親者不鮮矣三命而名諸父是也

有長若不肖長者恥於自炫每以不肖耳解非

其就義若渴者往往矯激要譽非中誠也其卒也去
義若熱矣以進銳退速解非　長者之爲義也不急
人知或若不肖何必揭鼓而示耶始就之若渴終去
之若熱其盡小人之態哉
德有心矣而心有馳務外之淺者也使一內省焉則
可恥甚矣其實亦可捨乎解非
知道易勿言難輕言之非真知之也
儒以詩禮發冢爲惡至於發冢猶矜詩禮世之僞爲
儒者有之非直寓言也苟能充義之盡可以爲儒矣
解謂剽竊古人之緒餘非

慰以歡爲鶩憧憧於施報可醜也解非

巵言解巵酒之言非或曰巵枝同枝蔓之言也

聖人休焉自得也爲後世慮莫若休之使民自得也

二休字義同解爲休官之休非

莊子天道篇頗似呂覽九次五變似非莊子本色語

操舟若神善游若與沒人能之顏子豈不能知耶莊子豪於文以文戲耳孔子於呂梁而蹈水之道又豈待問而知皆寓言也然其論有至理

栢公田而見委蛇皇子解之葢養生者最忌凝滯故誒詒爲病也非所謂英雄欺人也解非

藏丈人非大公望也因大公望之事而設為寓言政欲及天下則有翦商之心故不應而遁其陳義甚高然誣文王亦甚矣觧非其釣莫釣六釣字竒疑作鉤非也

日夜無隙不舍晝夜也不知其所終不能規乎其前語道體也無窮盡無方體也以是日徂體道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也求馬者求之廐唐肆非馬所也求之有遠矣甚忘非也槁木死灰不可以語神化惟有不忘者存所以絶塵而不可幾及是必有不可知之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安可以歩趨聲貌之間

擬議之哉解非

直躬而危行人多疾之媚世而合汙人多好之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老子謂南榮趎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言其營營也後來禪機皆本於此此註失其意

莊子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婦女字工言女未嫁而婦矣倫人倫也倫莫明於男女之別而今也女而婦乎註以女爲婦語穢又謂婦女皆思亂益謬矣

列子御風而行狀其無心應物所謂逍遙遊也解者謂能離乎地是夢語矣旬有五日倫云三月不違也

有待者言未化也因言鵬之搏扶搖而南逐有御風之喻

孟子之語遊曰囂囂者天遊也莊子所謂逍遙遊也君子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素位居易無入不自得也若是乃可以言囂囂矣豈若荒唐自恣得之於象罔者哉此孟莊之辨也夫自得之與自恣不若菽麥乎而何儒者之莫分也

莊子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言通天下一氣耳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死生爲徒孰知其紀此所謂原死反終知死生之說者也而釋氏因是以輪廻因

果誑誘愚俗乃謂死於此者真生於彼彼知斯世爲幻而其言又幻之幻者也而逢衣者且相與爲幻孰從而發其覆哉

莊子吾無糧我無食狀其汒焉自失而言之無序也工妙語非漫爾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同乎無知同乎無欲惡用仁義禮樂其論高矣豈惟莊子願之吾意聖人亦願之而惡知其不可也夫三皇以前無論已當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非聖人憂而治之則獸蹄鳥跡交於中國人無爪牙以自衛安能

與之同乎無知無欲耶使莊子生其時果能人獸不亂群而曰純樸不離乎將亦自別於物類而厠於聖人之治乎生民以來所以成位乎中而與天地參者孰尸之盍亦反其本矣且夫物之不齊天也類族辨物是曰大同過惡揚善是曰大有聖人豈好為是區別哉所以順天命而通天下之志也使禽獸可與同群則益焚山澤禹放蛇龍周公驅猛獸數聖人信多事矣柰何其不可也彼皆耳人不避豪賢莊子者懼其不免惡能同

莊子曰古今水陸也周魯舟車也行周於魯是推舟

於陸也乃欲以赫胥氏之治治今之世其水陸舟車之不相爲用也亦遠矣何其不知類耶

釋氏云有僧還俗屠沽無不爲毋殺鷄鴨等物稱佛數聲每切肉時一面切肉一面念佛後往生淨土佛來迎之夫殺生大戒也第能念佛不惟無罪又生淨土則凡兇惡事無不可爲矣而猶曰吾以誘下根人耶

又云娼女念佛而得道夫有心向善不誨娼矣乃治客如故而一聲念佛即惡業頓除則是佛者爲奸盜藪耳其可爲訓耶

大學之道修身爲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然之序也若大路然遵而行之不可易也佛乃至願爲淫女以誘凡夫之好色者人有不爲也此可爲耶三代之盛比屋可封豈嘗以是爲教耶逢衣之徒不唾之而俟之其上根歟下根歟吾弗知之矣

佛以足指按地而三千世界皆爲寶莊嚴上擧足還復如故其然耶則化人之爲也不足異也今之白蓮妖術往往能之而儒服者從而誇之欺人耶自欺耶

列子西極之國有化人漢通西域安息之西其人善眩呑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觳抵奇戲歲增變

甚盛此丈六金身蓮花獅座之所始也而世因而奉之覺耶夢耶

吉槃茶護持經人有侵其由旬境界碎如微塵何其甚也吾聞爲佛者兩臂受割猶願先度其人碎如微塵佛許之耶且佛受割時吉槃茶安在夫庸下人不足言也吾特以詰儒其服而自名爲豪傑士者

淨土云皆清淨男子無女人也則所爲善女人如觀音縣君荆王夫人等又皆何往

西方之人一託蓮苞更無死苦此佛語耶佛不妄語佛誣人耶人誣佛耶設云淨土極樂安得池華化生

殆因巨跡空桑之訛而造爲誕語也

釋氏云福慧兼修謂之兩足尊必不得已寧慧勝於福不然也夫不知爲善不能戒惡此不修福者也雖盡觀內典可以爲慧哉多聞長奸且率天下而偽也今之繙內典者多矣未見其能修也有能修者乎雖不識字勝誦萬卷經矣

釋氏云官人妄取財佛輒削之故有應作宰相而受財改過猶可監司有主簿受金十兩削祿五年如其言則世之顯者舉廉吏矣佛乎吾且願禮之柰何其不然也

維摩詰所說法千萬言一言以蔽之曰無妄想耳乃其所云九萬師子之座萬二千天女衆香妙喜之國甘露香飯等語是使衆生生妄想也既知最下乞人與如來平等安用是虛誑邪見耶

或者曰佛固有幻語也非眞語也擇焉而勿泥可也噫吾聞庸言之信信而有徵未聞幻也而可以爲經也

佞佛者曰儒家之教祖述憲章引古證今不若前因後果交酬連環之不舛也夫信而好古鑒於成憲作者謂聖述者謂明惠迪從逆禍福自求豈欺我哉若

乃反樹劒山焦湯猛火秪誑愚俗妄云罔貳至於鬱

單粳稻自然飲食無事耕耘以藝九穀此雖稚子宜

知哂之而搢紳之士轉相夸咤非失其本心乎

又謂釋教慈悲爲本常樂爲宗勝於仁義禮樂此其

言本不足辯乃名爲儒者以是佞佛故可嘆也夫仁

者人也本無不愛卽有刑誅無傷於愛非謂四凶可

爲四嶽豺狼可遊衢陌也素位而行反身而誠無入

而不自得此之謂樂天知命非徒取於萬法皆空也

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固儒者所雅言卽欲佞佛更爲

高論亦何以過之哉

金剛經言五百年後有人信心誦讀其經如來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而此信誦是經者其福勝彼夫能以身布施慈悲之至也是心即佛矣雖不知誦經佛詎不佑之而福乃不及能誦讀者是佛之施報何其妍也

止其所不見其身無將迎無畔援儒者恒言也釋氏之宗旨不出是矣離而過之無取焉福善禍淫積善餘慶儒者恒言也因而爲輪廻因果之說則誣矣今之君子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背周行而徑是好人

藏其心吾弗知之也

四月初八爲佛生日此其徒云爾而大政記紀之無論其不足紀且惡乎傳信也

普庵呪髠徒誦之問其義不知也而逢衣之徒亦誦之問其義不知也然則誦之云何髠者曰能禁妖魔則誣而不效逢衣者曰能止妄念則未若敬之一字而何以競尚之也一以爲利一以爲奇也

晋語臣受君之罰君懼天之禍栁子以爲遷就不然也臣有罪君罰之則誅戮加焉君無道天罰之其禍懼矣非異其辭也而務非之非矣

慶鄭以其君與敵罪不容誅矣而謂舍之則必獲其用非政也不可以國柳子之論過矣

萇劉之城成周忠矣而以爲支天所壞當身速及之說此左氏之失也如其言則孔明之出師文山之勤王皆非耶柳子非之是矣晉獻公之子惟重耳在而有令名天之所支也而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之云其知之矣董史筮之所謂實沉之虛大火之辰辰出參入皆晉祥也者其言精微殆非無徵也若盡以爲贅則不可

揚干之亂行也魏絳以公子之貴不可戮戮其僕夫

僕以公子掖者也故犯戮之宜也柳子以爲非能刑非矣魯莊之不制其母君子曰母不可制制其從可也此其義也

晉悼賢哉近於王矣而使張老延譽於四方夫德之流行不疾而速者也必延之乎而曰譽達於戎戎是以龢則修文德以來之者彼且奚所待也此其所以爲霸也

晉悼公之賞魏絳君子曰能志善也而曰二三子何勞焉矣言哉古之善治者非一手足之烈是時也晉國之賢衆矣公胡以擁之乎且魏子何以承之

語稱悼公之入也曰畢故刑畢若今之言結也蓋曰刑故無小結其案俾無蔓引而株逮也註非如註之云畢之不復作者則與赦繫宥閒者同辭贅矣且偏於姑息矣非政也

訾祏語趙宣子今既無事矣句而非龢於是加寵句言宜加惠於和註以非龢句釋非爲恨非

叔向引射兕以諫搏鷃近於戲矣而以爲善諷非也事君者納約自牖至誠以動之猶懼不入也惡取於戲狎乎非之是矣滑稽者似譎似直庸人述之君子不由也叔向之戲董叔求繫既繫求援既援善謔矣

非所以對君也

趙孟之賢也而忨愒甚乃曰朝夕不相及其言之偷也神有奪之歟后子知其大有咎也非億也柳子謂偷者自偷死者自死則至誠之必先知之者皆非乎其言傷於易矣

中行穆子不納鼓人之畔其明於事君之禮哉後之不義而倖者非政矣是道也柳子何疑焉

晋君以驪姬爲夫人史蘇曰民之疾心已至矣吾以爲民之疾之者以其好色而不圖亂也乃曰起百姓以自封而民不得其利以是疾其上則非其情也且

恃焉克國得妃胡以有判其說支矣夫史以占得之耳而民於君夫人之始立亦何所見而遽有疾心也又謂其疾之之已至也

晉之三大夫具臣哉夫荀息之言曰君立臣從知從而已焉用相彼哉里克之中立也難之成其由也而曰吾其靜靜可免乎丕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其將疏其志以攜之也善矣亂其不可間也則曰我無心君爲我心是亦從而已矣惡在其不阿也故曰三子者具臣也何以制亂矣晉有二仁焉申生之爲子也杜原欵之爲傅也卒不知棄寵竄伏之可以

全也而伏以俟命不敢愛其死可不謂仁乎共不足以赦之矣若曰死民之恩猶有令名已而名是惡君也記者之辭淺之乎知仁人之心哉而新城之巫乃曰以晉畀秦夫以衷吾之無禮而畀鄰以國不仁甚矣惡在共為共也若請於帝帝不均其罰乎此左氏之失也

共世子之事檀弓敘之數言耳左氏則不啻千餘言其文簡而足贍而不厭其體不一 其工一 也而優劣之過矣

共世子之改葬也臭達於外國人悲之而誦之也蓋

曰彼人也而生斯人也而死乎悲死者惡生者也故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夷吾之無禮於改葬無與焉改葬禮也而達是臭何爲哉註未得記者之旨

鹿死不擇音音蔭同此獸所知擇也急則不暇若曰聲音之音未聞有知音之鹿也葢由誤讀莊子氣息茀然非承音字

泉丘之女奔孟氏娶則爲妻奔則爲妾言非備六禮親迎而行者故曰奔非必淫奔也相如爲令客客於卓氏而以琴心挑其女女奔焉淫奔者也孟僖子大

夫也泉丘人以憂而奔之理之所無也盍僖子納泉丘女而有憂徵云爾其僚從之猶管氏之三歸當時大夫之僭所納非一女也左傳之言憂屢哉史愛奇匪獨司馬矣孟氏於書雖武成不盡信有以也夫曰醇乎醇者也

論語記孔子請討齊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而左傳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夫左氏未知孔子也君子盡禮於已而不以非道逆人以君命往告禮也奚辭焉乃若魯爲齊弱而不能振三子猶夫陳恒者也其不可也孔子寧不知顧沐浴請討聲大義於天

下而萬世之亂臣賊子懼春秋所以作也其曰孔子辭淺之乎其知之矣

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誅太宰嚭二十四年季孫因嚭納賂於越是易見者何竢也

左傳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非君臣之辭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宜矣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是時魯猶存周禮而齊徒以變詐為强桓公拉昭伯烝而姑姊妹不嫁齊之為齊也華而夷矣其書於春秋惟哀姜孫於邾以喪歸宣淫與弑之罪庶足以徵云爾而左氏

乃以爲已甚吾不知其解也左氏者愛奇而未能篤信者哉

晉文公之殯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君命焉杜元凱以偃知有西師故因柩聲以正衆志得之矣左氏愛奇若謂殽之戰諄諄然命之者何其與夫子之不語者異哉頃里中鮑司徒之先墓有聲如牛者三日衆皆聽之未知其解也

狼瞫以勇求右黜而死之君子謂瞫於是乎君子不然也君子之事君也君舉之則敬其事不知之而不愠其臨事也懼見可而進無辱命焉君子也一見黜

而倖倖然不勝其懟二桃三士人且草芥視之矣君子之自任以天下也甚重豈其若匹夫匹婦溝瀆之爲諒哉有以也夫管仲不苟死而孔子稱其仁也

衛孔達謀於陳師師伐晉左氏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蓋與之也過矣杜元凱謂合古之道而失今之禮非左氏旨也無亦文之云爾衛之事大不能強不能弱更伐之而拜成免其良而歸之晉於是乎有字小之禮矣乃陳衛之謀而成也幸也幸而與之弗可以再

傳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余竊疑焉夫人臣能致其身耳之死而致生之
則近於欺其有以尸諫者矣尸以將事則近於誣夫禮
也者著誠而去偽者也其曰禮也所損益可知者也
臧會竊寶龜以卜卜信與僭僭吉乃曰僂句不余欺
也異乎所聞左氏之併也夫臧氏有後於魯昭伯出
而會立龜知之矣而曰僭吉則誣也使會而信猶立
也是故君子貴知命知命則必由義矣義命一者也
君子也
國語箕鄭言救饑以信㭬子非之余以為此三代之
遺言何可非也其曰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

何匱之有夫藏出如入則有無相通貧而不懼則莫有為非也救饑之道無以逾此今有司言救荒者官賑則不究其惠惠奸焉而已民借則莫恤其貧白奪焉而已上欺其下下罔其上奚有於信民無以救死亡不轉於溝壑則舍盜無以為也孔門論政寧去食信不可去鄭之言宜於政矣何可非也

古之諷者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楊雄酒箴讀之不知所諷所戒直以文戲耳勸百風一無取於風況未見其一乎陳遵畧涉傳記大喜之耳然其嗜酒以醉見殺雄之箴風耶勸耶班史載之殊累簡

策奚取於贍不逮司馬氏矣史之體不足以勸戒者無關於大體者裁之可也

班史載陳遵張竦事與莊子所論張毅單豹相類然莊子文自超着而班刺刺太煩相去遠矣使司馬氏敘之必能差肖南華耳

史記論鄒衍儻有牛鼎之意謂伊尹負鼎百里飯牛文意明甚而索隱妄引呂覽涵牛之鼎殊無謂凡謬解頗多陋儒也

焦氏易林文非不古比之易繫乃見其俚矣蒙之三曰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躬而易林云三夫共妻莫

適爲雎子無姓氏父不可知此其語所可道者哉
素王事記孔子十九娶宋开官氏二十生伯魚儀禮
疏乃云二十冠史記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計其聞
一貫之傳甫弱冠耳宋景文筆記乃云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故曰魯孔子六十三歲去楚而參
從孔子在楚而毋思之齧指以動之是時年當十七
八耳孔子因參而作孝經何謂老而學始就耶子張
又少曾子二歲豈遽學干祿而孔子不非之耶洙泗
之間有弱冠而干祿者耶闕里志子思年百餘歲而
史記云六十二　子夏長曾子二歲而曾子責之曰

商汝何無非是不知長幼之序矣凡此皆似傳會闕之可也

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者葢孔子門人而卿所受業者也而註論語者乃云朱張字子弓子弓爲朱張字未可知也而以爲荀卿所稱子弓者則知其非也孔子所稱逸民皆前乎孔子者安得以門人列其間乎

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於羽山放共工於幽州如其言則舜乃以好惡爲政如後世報睚眦之怨者耶何以天下咸服

博物志八月槎到天河牛女同居耳又何云七夕始

渡瑯齋諧之志矛盾多此類

商丘關侍范氏之客投高臺而無礙說者謂至信之可以感物也吾邑潘尚書旦之孫　喜聞大言一日倚樓見空中若有人者傾身拱揖不覺墜殞東嶽有捨身臺云投下者不果死亦聞有愚于信之而之死者列子之寓言能誤後世耶

註疏家不能闕所不知每多傅會如作者七人或以爲帝王或以爲逸民孟仲子或以爲子或以爲弟滕更滕君之弟惠盎惠施之族何以徵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矜奚

洙泗之間無此也則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也曾以為吾之道乎其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毋乃慢世而高自牧尤非聖人之言也孔子則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人不我知反諸已不暇而遽以尤人乎其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文之奇詭甚矣論語五經何其平也游夏之徒其文辭不能奇耶而曰達而已矣故夫老子亦知者之過之者也

聖人欲上民必以身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與必有意者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辭達而已矣何其平也如老子之言宛爲押闔之術矣後其身而身先以其無私能成其私非無我者之語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焉知身之先後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鴟夷子華所爲稱智也易曰進退無恒不失其時成與遂奚討焉子絕四其語自別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等語語造化予奪之機非押闔之術也而押闔者實因之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豈不其然而佞者曲爲之解曰人不能逃於造化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而以利器爲仁義禮樂使老子聞之且洗耳矣要之其語近於以力服人者孔子曰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言渾渾爾是以世爲天下法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是教猱升木且胥爲不善不信也惡可哉孔子曰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其與人爲善也有教無類來者不拒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所以直道而行

也是故可欺不可罔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其患不知人若是乎詳也其告子貢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已寧見惡於不善者而謂不善者亦善之耶

觀老子所著書非不學者也而欲絕學異乎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者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老子云絕學無憂何哉秦嘗愚黔首矣學絕矣而滅秦者乃不事詩書何謂無憂乎老子智非不及此葢憂世之僞學爲欺誣者而不知其辭之過於激也夫辭之激者固不可以垂訓立教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三者非異物也而曰志曰據曰依則其造之者有序耳道之得於心謂之德何謂失道而後德心與道一而無間謂之仁何謂失德而後仁義者宜也時措之而宜則仁矣君子義之與比無適也無莫也無適莫仁也何謂失仁而後義禮之所生天之所爲非强世也其周旋而中也蓋有肫肫其仁者焉其節文而不忒也則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何謂失義而後禮今夫豺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鴻鴈之序關雎之別禮也彼豈有所失而然者乎忠信之薄其究爲亂老子憂之孔子亦憂之故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乃老子憂僞於禮者之失而遂欲廢禮徒憂僞於禮者足以滋亂不知禮廢則其亂已久矣春秋之亂其賢大夫憂之則猶曰禮之可以爲國也老子曾不知耶而其辭之過於激也蓋嘗譬之異服者禮所禁令不能止其異也因廢其服可乎攘兄之臂而奪之食禮所禁也令不能止其攘也因廢其食可乎老子之欲去禮何以異此

桃源記論者不一東坡謂天壤間如此比類者甚多則

由先世避秦子孫未與外人通故也此誠不足異第夾岸桃林山有小口處處誌之而迷不復得則不可謂世間常有之境矣韓退之是以有渺茫未知僞與眞之句也胡仁仲直以爲寓言晉宋之間衹其旨意似亦未然蓋自有易水首陽之詠耳劉歆劉子驥當時有名位者陶公豈虛誣其人令其地去縣僅十里山溪周帀亦僅三十餘里耳非幽僻也然則漁人所遇者幻耶幻也非僞也或疑漁人欺太守則所述語意非漁人所能辦

龜策傳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註燒絲以當薪此

事理所無紂雖愚何至是也或徵絲不中乃灼之耳頃聞一令有强取貨怒而毀之者余因以得其解焉噫令而紂矣何以責紂

王氏慎言云老子之道以之治生則保生以之治國則長亂夫世之宗老子者過矣而王氏之抑老子亦過矣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於天下裕如也其學過中其流也害道君子不由也異於先王之道者異端也漢文偏得老子之道者三代以下治莫尚焉未可以爲長亂

韓子言楊墨行正道廢而謂孔墨必相爲用乎然則

讀荀非韓子之文也

程子云孟子一書其要在正人心正人心一言信足以蔽孟子今夫異說之紛亂者豈誠有所見哉其始簧鼓後生非異言不足以塗其耳目其亂也則旛建標立而以勢附以利合者從而和之耳故人心正而邪說乃可息也

諸子家多出於戰國之世所稱古人往往設言以寓其意騁其辭非必有稽也後儒不察以幻爲真皆蕉鹿之夢耳東方非有先生之論蓋以啟其迷歟使知諸子妄舉其人則尚其辭者且述之矣

桑林之禱身爲犧牲不敢信也罪已省愆盡人事以奉若天道其必有道矣未有成位乎中輔相天地而同於獸以爲恭者也恭不近於禮聖人必不爲也噫百家之言胡可不黜哉

西伯善養老夷齊歸之久矣不義伐商去之首陽非義不食宜有餓時是以采其薇也不食周粟不食其祿也而遂有父死不葬之辭采薇之歌薇亦周草之識豈知夷齊者哉以暴易暴夷齊必不以訕武王也若擊淑媛之言則其識亦婦人非仁人矣不志於飽不食非義故終身餓耳不食而死負石入河皆好事

者之訴也司馬氏好奇故採之

佛所欲斷者愛也故不三宿桑下桑下不宿而家可無出乎其苦心忍性柱下所云致虛極守靜篤眞能之矣聖人之道親親仁民愛物何爲去愛易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繹之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蓋觀於咸而天地之情見矣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以此言愛愛奚用去去愛以爲高卑矣其謬不啻千里

千一錄卷之六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二

管子云鳥飛准繩彼其悠然而漸于雲者豈能若周道然直如矢也其還山集谷非不曲以迂矣南而南焉北而北焉必不爽也謂之准繩可也故君子貴直欲如繩不欲如矢繩者至直而可曲也曲不失其直也斯其居身之珍哉若曰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此苟合自恕之辭非盛德之至也管子之所以為器小者也

管子之書其於治法詳矣治國之才也而於修省則畧天德王道之學殆未聞焉所以爲器小也桓公之任管子也以治其國强於其鄰而已仲不能格其心之非桓不能寡其身之過如之何可以語王者之道也仲之言曰國君聘於異姓姪娣命婦盡有法制所以治內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姦又曰內有擬妻之妾庶有擬適之子則亂此數言者桓之藥石也既知之矣其得君之專也而不能引之於道是功名之士而已矣伊尹三聘而後出不則終身有莘之野耳仲也始試之於子糾終得之於小白國可以

爭則為之國可以强則為之急於售其才而未嘗量
其主也其與鮑叔分主而從蓋於齊有三歸焉彼兒
之智耳功則成矣一心者二君哉孔子曰如其仁特
不忘其功也
孟子言五霸齊桓為盛而管子曰古者三王五霸皆
人主之利天下者也其非管子之言歟齊桓之前霸
者有五人歟
淮南子之文信奇特矣而未知道也知道者其言不
鶩妻織女妾宓妃臣雷公是何語誕哉誕者無上宜
其不終也

臯陶昌言而禹拜其都俞吁咈載於典謨詳矣乃曰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也意者聽訟以法不以已無㢘鍛鍊文致若後世之獄吏者天下咸曰臯陶不言而刑無不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故聽者可無言傳之訛者因以爲瘖耳陶之瘖亦猶夔之一足也

湯之時七年旱其未旱也九年之畜必有其備其旣旱也所以救之拯之罪已而脩省者必無不至是以近者戴遠者徯葛不能害而以七十里王也禱乂矣非止桑林也而上天之格非徒以禱也若曰以身爲

犧牲則誣也

王仲淹論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仲淹妄擬孔子而不知元亮夫元亮之時何時哉綱目書晉徵士乃得高賢之心矣

郁離子曰以大德撥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其論甚美明之興也定爲佐命元臣除穢致治畧如所言其志行矣雖井田竟未可復而洪永至於弘德庶幾醇厚哉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亦理數宜然哉

龍門子生於元季其言曰尚父不遇西伯則老於渭

水之濱孔明不三顧終於隆中之墟卒之藏器待時遭際聖明匪漫言之者矣而曰不爲尚父孔明也者則失言哉夫尚父伊周之儔也孔明伯仲之間也尚父不徒以韜畧著者也孔明非三代以下人也柰何言之易也龍門子失言矣

龍門子曰漢儒說經至宋益精矣在篤行之而已譬之於食有耕之者有種之者有刈穫舂揚之者有炊之者有實於籩而獻之者吾徒但食之而已政不必立異以爲名高也肯哉斯論余深有味之矣今之君子食之而不念耕者之勞或以菽粟爲不可於口而

求水陸之珍或厭饕殄之朝夕而曰吾且飧食朝饔而飮沆瀣匪惟然也或樹之樫柳焉或樹之稊稗焉或蒔之荆棘焉一夫建旂舉國若狂始也三人而一惑人也幾以天下惑矣龍門子之言蓋見之於早也

攻者因糧於敵守者清野雖聖人用兵不得不然宓子治單父有齊寇父老曰麥熟矣請縱民取之毋資寇宓子不許曰一歲之麥不加殭弱不耕者得穫是縱民有寇也儒者述而美之余以爲宓子必無是也汙者爲之也是宋襄之仁尾生之信也

晉平公出言而失師曠以琴撞之壞其壁平公令勿

塗以旌過也孔子聞而稱之申子以為失刑此好事者傳之非其實也殽之戰獲秦三帥婦人免之先軫不顧而吐遂免胄以自殺也此晉志也夫吐於君之前與其撞君孰為無禮一言之失其與聽婦人言而資寇孰為過先軫勳臣也必自殺也而師曠可偃然自恣乎晉之法必無是也秦以來上驕下諂日甚矣為此言者其以啓世主容直臣之度歟

竹書出魏襄王冢襄王與孟子同時使其時有其書則伯益伊尹之事孟子必辯之以明其誣莊生必據之以肆其侮矣豈其書所謂齊東野人之語當時未

必傳者耶其中未必盡誣第不可盡信耳盡信書不
如無書孟子之論定矣

聖人所與人同者形也所與人異者能踐形也孔子
所慎者疾不能不疾也嘗疾病子路請禱又嘗使門
人爲臣及其沒也寢疾七日矣而好事者乃曰孔子
疾商瞿卜期日中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夫
疾至於甚則宜澄心純一以待盡豈必取書讀哉顏
子不貳過幾於聖矣其短命則天也乃曰顏子不量
力而勤學髮白齒落而死世之短命如顏子者何嘗
髮白齒落乎顏子果以勤學死則非所以爲好學也

孔子稱顏子無所不悅不改其樂何所苦而髮白齒落乎王充辯諸子之虛妄多矣而此二事不知辯反以爲實乃曰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一言以爲不智多言哉

論衡稱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此亦如莊生稱說盜跖爲無疾而自灸也夫孔子道德之盛使威武自失不淄不磷陽貨先不得不見論語記之詳矣何歉而畏之哉胡爲而見跖哉王充之好辯也而不知辯何也

論衡之作以訂百氏之虛誕也而其所稱引者虛誕

多矣馬圉之說無方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從夫智者不失人不失言子貢之智豈不知野人之不可與言乎哉又云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子貢非優孟也即有難如孔子微服過宋何至滅鬚耶曾參之孝幾於舜矣以晳之賢孔子所謂然而與者而比之於瞽瞍之頑曰舜有瞽瞍參有曾晳父不慈孝乃章何其不倫耶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澹臺子貌褻而行美也乃曰孔子相子羽而失之是以孔子爲姑布子卿之儔也言性者折衷於孔孟矣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即性善之說也荀楊告

子之言性不知猶者也而槩舉之不知辯是亦告子之宜然者也霍山之神以竹書遺趙無恤此說之誕也乃曰趙簡子之祥是以誕爲信也太公釣魚剖魚得書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是可戲稚子耳而曰不虛是其所以論諸虛乃明於十而不明於二五者也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徹其裏故也乃以爲所見皆死牛以比人病見鬼則謬讀莊子矣其曰巫爲陽黨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無擇於地未聞陰地無巫者也人之疾非巫所能祝正儒者所宜辯也而曰楚越之

人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稱者生於江南含烈氣
也又曰南越之人祝誓最效是爲烏鬼樹幟而使愚
俗益以惑也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不使視寢母之
智殆有異焉非徒以其色也而曰美好之人多邪惡
則關雎窈窕必求無鹽而賢哲之士必犂牛之子耶
太公不遇文王則終於渭濱夷齊叩馬之諫曰義士
也及封於齊誅高節之士二人以其閑不爲上用之
路如其然也當其東海之濱宜與夷齊同誅久矣此
韓子之邪說誣太公甚矣充知非韓子而不知爲太
公辯乃曰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太公聖之

徒也而不能知蟬翼重而千鈞輕衡乎儀秦之爲從
横也佞之雄者也而曰排難之人稷契不能與之比
效賢何以加之耒可以爲佞也是以妾婦之道爲大
丈夫者乃齊人之見耳司馬氏史記班氏推之至矣
充師事叔皮獨以班爲甲而太史公乙此其論可以
爲衡耶其論孟堅之去叔皮非徒五百里亦未可爲
定論也漢至元成之際文與時隆汙不逮文武時矣
而謂周之郁郁漢之明明爲値其時意以自擬尤爲
妄語衡而不能平也吾不知其衡也
呂覽言微子與紂同母其母先爲妾生微子後爲妻

生紂微子當立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此理之必無者也微子紂之庶兄必非同母也毋以妾爲妻霸者所禁先妾後妻禮乎非禮則胡以立太史爭之舛矣其言介子推不受賞懸詩公門終身隱而不見未嘗焚死也此事之可信者也然非獨介子賢也其母亦賢身隱焉用文賦詩而懸之介子弗爲也吾猶弗信也

文勝質則史史以文勝則必失其質人言禹周公之下士者曰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夫一食三起不欲留士可也一沐三握髮方其三握欲以求速及其三

沐則所遲留者反多矣聖人恐不若是勞而拙也一沐之頃其心不怠何至失士乎

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既辨之矣呂覽又爲本味之說乃曰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則其所以相湯者非以堯舜之道也乃欲爲天子而已湯嘗進尹於桀冀止其雪其不得已順天而應人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也而爲呂覽者獨不能知聖人之心徒以末世爭雄并吞之爲者度聖人耳何以懸之國門無能增損一字哉

文子曰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常

不可令應變此使貪使詐一切計功謀利之說似之而非者也夫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無信不立之蠻貊不可棄也伊尹一介不取乃可以伐夏救民何謂不可進取乎邾人不信魯國之盟而信子路之言何謂不可應變乎是故惟廉者可以進取惟信者可以應變

傳言太公周公之治齊魯而知其後世之必削以簒余以爲不可信也荀子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使魯能行周公之道世必無削弱之患使齊能守太公之法世必無刼殺之禍三代之王也而桀以

夏亡紂以商亡幽厲以周亡豈禹湯文武之治使然哉

孔子聞楚狂之歌下車欲與之言乃不得與之言聞荷篠丈人之言使子路見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聖人惓失人也列子與南郭子居連墻而不相謁請遇於道若不相見彼自以為至哉人也而非人情也及類其有敵則試與偕往焉是亦不能忘情矣孔子所謂索隱行怪而使後世述焉者也其爲寓言乎非所以明道也好奇者好談之君子不取也

書曰無稽之言勿聽中庸曰庸言之信爾索隱之論

君子弗道也列子述尹文先生與老成子相授乃進之室屏左右而與之言老成子得其言終身不著其術何為者哉聖賢之門有此氣象乎此後世術士欺人所謂枕中之秘者也惡得為有道

列子云神凝者想夢自消其寢不夢此近理之論也釋氏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無夢無非夢也其言可使中下士隔壁聽而不可以惑達者謂世間事猶夢可也遽以非夢為夢是以天下惑也被欲袪世之惑而適足以惑世君子是以拒其說之邪也

鄭之圃澤多賢列子居鄭圃是也解者以圃連四十年爲句謂圃爲業昧於文理矣解古書者病於不悟古文也能讀古文而其義過半矣

洩冶以諫死或譏之以爲不早諫夫諫而死其諫必驟矣何以知其不早也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未必孔子之言卽孔子之言必非後儒之解也左氏之意蓋傷之也

列子力命曉世人之揣利害巧機械者亦明切矣然其言務奇而過當覩有疾而不謁醫可以爲子乎捨目塞耳背坂面壍而不以墜壍仆爲慮可謂信命者乎

孟子云修身以俟之順受其正孔門之教固中庸之道也故諸子之言可廢也不可訓也

列子海濱之國名曰終北莊子南越之邑名曰建德皆寓言也其曰西方之人者蓋類是耳豈謂西域大士耶且其言必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曰聖則不知則聖爲絕德耶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德至於則天猶非聖耶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而猶謂有未至耶舜盡善禹無間然皆以爲不可加也故曰虞帝爲不可及矣蓋孔子之論儒者所傳者如此豈以中華之帝王皆非聖而西方之

爽爲聖耶豈惟非孔子之言亦必非列子之言也而逢衣之徒援之以傅佛葢人心之不正橫議之大作可爲長太息也夫

楊墨之言淺矣釋氏浚而深之卑矣釋氏抗而高之要其指歸則爲我兼愛之緒餘也一則枯木近於楊一則普濟近於墨而棄倫蔑禮無父無君孟氏所以塞其源而防其流也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服則不争矣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争使老子爲政其病國妨民者將不錯諸乎若其錯也不能不尚賢矣若曰不尚者猶顏子

之無伐無施云爾則又非老子之旨也佞而文之者也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子游稱之於孔子以爲得人論語載之豈非賢哉乃其子溺死而不收葬曰螻蟻何親魚鱉何踈蔑倫悖禮甚矣澹臺子必不然何其誣也

蒿室者猶蓽門草堂茅店云爾若謂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未必然也

馬融謂鄭衆博而不精及其注淮南子乃同於經可謂能擇乎楊子雲論不詭於聖人而謂淮南字直百

金令其書固存未見其醇也故漢儒必以董子爲賢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尸子其許行之徒之言也非其實也教民稼穡以身勞之非止三推故曰竝耕未必終百畝也葢不假也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雖曰安敢不學然讀書何妨於學大抵諸子之書務於奇詭君子毋盡信也乃其所謂學而未能者則格言也

楚雖三户亡秦必楚言楚雖至寡必能亡秦哀楚也

註謂屈昭景三大姓又三户津名皆於文義不協其

渡三戸破章𡖖則語誠矣

灌夫傳且帝寧能爲石人耶註言徒有人形不知好惡非益言帝在尚如是千秋萬歲後此輩寧可任耳何能爲石人不老也

荀卿子之陋也其言商周之王至盛矣乃曰遠方莫不致其珍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官是孟子所謂得志弗爲者而謂湯文願之耶何其陋也

荀子曰君子言已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誇誕也吾未之聞也堯舜兢兢業業禹湯罪已文望道

未見武執兢周思兼待旦孔發憤忘食自古聖人不自聖也惟作狂是念未有自伐其光美者也故荀子之言醇者鮮矣而不勝其疵也

荀子論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乃與伊尹比干並稱社稷之臣愚耶謟耶夫平原君可謂篡臣者也任李園之邪謀卒弃之盜其國而殞其軀不仁不智何足數哉其視伊尹比干則薰蕕者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風人之旨也又曰其默足以容君子所以保其身者蓋有道矣而荀子曰事暴君無矯拂居暴國崇其美揚其

善夫君不可矯拂也則去之若其從之而已孔子所謂具臣孟子所謂容悅者也惡得爲儒國無道無善可揚無美可崇也崇之揚之爲諛而已矣何以不默也揚子之美新者也荀與揚也疵矣而未醇也

荀子曰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夫忠臣不忍其國之亡有殺身以成仁比干是也孔子未嘗以仁許人也而曰殷有三仁焉豈其爲下也哉荀子之論徒以苟免爲賢耳國無道至死不變中庸之爲德也其未聞乎

荀子論愼取相智而不仁不可仁而不智不可其論

之未精也夫智者必能行之仁者必能明之不仁者非智也不智者非仁也中庸論道之不明不行未嘗不以能擇能守無言之荀子之論異於子思矣其不知而非之也固宜

水經註其文可觀而事多誕妄澹臺子羽渡河而陽侯以兩蛟劫其千金之璧詎陽侯哉彼以陽侯徒若世之在位而寶珠玉者耶而取諸民若禦者耶且兩蛟未易斬也禹行必方相在前龍負其舟舟人失色是其勇不及子羽也何以稱神於後世哉視龍猶蝘蜓非以勇也樂天知命者也聖門言勇者稱子路未

聞子羽也一例斬兩跛則子路失其勇何以無稱焉
故知斬兩跛非子羽任也
古之以巨盜名者顏涿聚其後如戴淵郭元振皆嘗
行刼卒爲忠貞之臣賈儼周處皆有凶德卒爲善士
然則孔子欲化盜跖或亦有之而跖固不可化者也
莊周盜跖篇則放言侮聖以文戲耳
淮南子云晉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
不尊世以爲善評夫晉子天下才也齊大國桓公明
君也故以之覇覇必待大者也子產所用者其國小
所事者其君闇畏天者保其國者也地不同也君不

同也孔子小晉仲稱子産君子其美之深矣孟子惠而不知爲政之論偶舉一端以明政體而子産亦偶有濟人之事未可以割鷄之語爲武城尤也文錦練梁之輸殆不其然

書曰宥過無大語曰觀過知仁禮有八議議賢重矣而淮南子曰犯法者雖賢必誅夫賢者法必不犯賢而犯不幸而過者也可以觀仁焉雖在勿宥猶將議之未聞以誅賢爲法也故夫申韓之言治其在王道猶鳳凰之於鴟梟也麒麟之於豺狼也

榮啓期九十行歌言有三樂此能自寛者也而淮南

子因言其一弹而孔子三月樂夫聖人樂天樂得其道也蓋無不樂也而曰三月樂則三月之外舉非樂境乎知道者一言以爲智言必有中故無枝言也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言勿擾也其旨非不明而刻者觧之則曰致其酸醎而已矣其舞文者哉

繩誠懸不可欺以曲直君子之直如繩其善喻也管子曰鳥飛准繩言其自南自北雖折而必至故曰繩信矣而曰大意得小者無傷由其言無乃以自文歟

淮南子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夫君子易以知險行險而不失其信雖重巖絶壁猶之乎砥也雖委巷曲徑

猶之乎矢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卷而懷之引而伸之皆直也何往非繩乎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明死生之分則壽矣夫老子淮南皆言養生者也其言未嘗誕也而後之誕者乃有西域浮屠雲中鷄犬之語皆妄而無稽耳風景之喻確矣夫

淮南子魯昭公有慈毋毋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毋之服此殆非今律所圖者今律爲慈毋斬衰三年謂所生毋死父令別妾撫育者猶夫生我者也昭公但爲之練冠蓋先公之妾無子者歟

淮南子曰賢者制禮不肖者拘焉拘禮者不可以應
變斯非篤論也孔子曰齊之以禮禮以防民猶或踰
之柰何其以爲拘也晉之士蕩乃曰禮豈爲我設是
謂不拘乎禮之所出刑之所入孔子所以叩原壤也
禮男女不辟於途者刑擁姑嫂而馳則刑之否乎刑
之屬莫大於不孝居喪而沉湎曰禮非若此拘也則
可乎是故聖人周旋中禮君子循之乃其所損益可
知者所以協於禮也非不拘謂也孟氏寸木岑樓之
喻深於禮矣

淮南之書自以世莫可爲語也曰誠得清白之士執

玄鑑於心攄則明揹以示之雖閤楯亦不根矣未聞有道者患人莫知若是亟也然其書馬季長楊子雲以來好之者多可以無恨乃其駁雜不純孔墨王霸徃徃竝論何以俟後世知音哉蓋未得聖人爲之依歸故也使遊孔氏之門不及時雨之化其亦達材者歟

淮南子云孔子因衛夫人彌子瑕欲以通其道夫君子之所爲衆人旣不識而又多以已意測度君子故見南子子路且不說况不得其門者乎况後世諸子者之道聽而塗說乎於衛主遽伯玉而卿之得不得

曰有命其告子路者不悪而嚴矣而猶有因彌子之誣則何說也淮南又曰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辭夫既知之矣又滋惑焉知非眞知見非寔見是以二三其說小合而大離也

鄧析數難子產之法設無窮之辭亦宜有似是者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顓為政乃殺之耳而諸子多言子產誅鄧析非也子產惠人也用其竹刑縱有罪在所議矣其言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則原道德天地聖人不仁之意而失之而所謂竹刑者無聞焉未必析之書也書中稱黃帝

堯舜湯武未嘗不法先王其曰爲君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使民自歸無鞭朴之罰而家給人足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又非尚慘礉者也所謂兩可之說辯而無用者歟

堯老舜攝倦於勤而不及政焉後世所謂太上若唐明皇之大内不樂也唐人因以億聖人故曰因而妄者乃志囚堯之城墨者又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堯既傳帝位惡有巡狩之事乎於時書固未焚而妄以傳妄者何其紛紛也

墨子時侯王之好者其爲食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

器而已其爲衣服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而已乃今士庶之家其宴會有踰百器者何嘗小國金鉤玉佩匹夫匹婦何不服焉甚有家無擔石而方丈其前者矣有室如懸磬而衣必華綺者矣欲及不已必欲過焉欲過不已必爲竊焉古之禦人於國門操刃於潢池者靡不由此長民者胡不思所以反之哉樸文之弊必也以質

墨子節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毋及泉上無通臭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其說過於薄猶之可也虛地上以實地下君子

所弗取也况發冢之患誨之者乎棄之者乎季氏以璠璵斂孔子歷階而止之宋司馬爲石槨孔子嘆之曰不如速朽之愈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夫聖人奚取於厚葬也然而葬有度必有等也等禮也禮天也墨子言法天而不明於禮惡可言知天也夫墨子之言節葬其意則可也其非久喪曰死者既巳葬生者無久哭則其道大悖是以爲無父也是戎貉之不若也戎貉猶知有服也禽獸之不若也禽獸猶知有悲也孟氏之譏而闢之豈過哉宰予欲短喪三年之喪以期爲可孔子猶責其不仁公孫

丑日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孟子比之紾兄之臂而敎之徐徐者夫爲期者不可以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也如之何其短之而安也而墨子遂欲葬而除乎宰予以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墨子非樂則八音之遏密墨子所取也墨子以無久喪爲死生之利不知喪服何以不利於生民而除之亦奚所利是其說舛也

墨子非樂所謂不知以爲知不知而無忌憚者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吳季子觀四代之樂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音之起由人

心生其至也感天地動鬼神阜財解慍獸舞鳳儀豈誣也哉自皇王以來未之能違也墨子徒見今之樂非古之樂而遽非之耶是猶惡恣於味者而欲去其食惡靡於服者而欲屏其衣也禮旣廢矣孔子猶欲存羊樂非古遂可去樂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如墨子者豈惟非樂彼將以禮爲無益也蓋明於小數而不知道者也甚矣道之難明也孟氏之後孔墨猶並稱儒者不知非焉韓退之乃謂孔墨必相爲用甚矣道之難明也

楊墨之橫議也陋故闢之而廓如釋氏之談空也高

故距之而益嚴故異端之害道釋氏為甚也韓退之

謂見道者其距佛老力矣而謂孔墨必相為用一明

一惑何也其見道未真故也

金光明經言長者子竟河濟池魚十千善矣乃十千

魚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忉利天而為十千天子

以四十千真珠瓔珞報恩則天人亦好貨者耳此不

可以欺稚子也而世尊尚之非惑歟

佛自言往昔為王子不顧父母二兒悶絶自躃而捨

身飼獸何為者耶此獸因何善業乃為瞿夷比丘耶

其陋妄無稽無足諦聽亦甚矣乃自名為經而儒其

服者尊之曰經有聖者作不火其書何以謂教也
王子衡評許魯齋仕元非過薛文清曰純儒其論確矣其曰讀書録闡所未發者鮮余則疑之今之君子幸生理學大明之後篤信力踐爲君子儒善矣必也闡所未發啓予助我斯道無盡也何以建旛而操戈爲此文清之所憂也是以爲純儒也
愼言言性以孔子爲準而以孟子爲過誤矣夫孔孟之言性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性善之説所自來也其曰相近對相遠言之也夫聖狂之相判也何啻什百千萬其遠若是

而孔子曰非性也性固相近相近則善矣所謂性善也今以相近爲若有間者不知言者也　桀與跖之惡至矣譬之則喜非之則怒不可以見性之善乎而安於爲惡所謂習也以習之相遠而疑性故曰性相近也聖人之言婉而至不得其辭者不得其意耳

王浚川謂寒暑不關陰陽之氣由日之遠近耳似未然夫日之行有恒度而陰陽之氣間有不齊惟其不齊也故有夏雪而冬熱者兩廣之間一日而備四時之氣日寧有乍遠而乍近者耶此足以明其非矣

愼言謂洙泗之傳獨與顏子顏子短命遂失其傳失

言矣夫曾氏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氏之七篇天未喪斯文方策具在道若大路也遠人乎哉由三子之學而學焉聖非絕德人自不力爲耳而曰無傳是以道爲登天然不可幾及也毋乃阻人之立志乎

老子云死而不亡猶詩云前王不忘傳云三不朽耳而釋氏因有前後身輪迴之說妄者至有堯舜託生無稽之談矣今人能記其前身者偶然有之非盡然也

萬形皆有散惟理爲不朽猶云放諸于萬世而準無古今一也而以爲儒者之失言謂理何可以朽言是

泥其辭而以民靡孑遺爲眞爲誣矣

人之靈於物自鴻荒時蓋已然也第飲食衣服宮室之制則俟聖人繼作而漸備耳何至與禽獸匹合而有馬人犬人之異象耶此又因莊生人獸不亂群之談而益謬者也氣化之不齊迺有豕生人者亦有人生犬者非必鴻荒之世也

朱子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本言理氣不相離非分而二之也而以文害意者疑之朱子豈智不及此而以性別是一物者哉今之君子好異議而不自知其昧也

金剛經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是謗佛大旨欲明佛法之空此其徒斐然矣錄翰者所能道以薛考功之高明而大以爲神奇之語其亦之所好而辟焉爾也吾儒語自平實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豈不若大路然甚夷乎哉

論衡云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㓕也此論未然日月之明容光必照非入地則不闇也登泰山觀日出入可知矣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上六曰初登於天後入於

地非虛言也且爝火之光幾何而可以言日哉

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制壞余嘗疑之葢溝洫以備水旱胡可廢也近閱田叔禾之解以千畝爲阡百畝爲陌縱橫并而不恤單弱是以作強而易亂由民志不定而盜以窮起也此說似妥

越絕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此語兒之所始也而訛者以誣范蠡謂進西施而道產子此因載西施而傳此訛耳子胥入楚君居君室大夫居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而因言子胥妻楚

王毋夫蠡與子胥必不至是也

春秋戰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矣而以誣往古使後世疑疑往古之誣則已之惡亦可藉口耳此因堯殺益之談所由起也以文王之爲世子季歷之克長克君卽以文丁字訛而朝省日三安有不得令終者此無足辯余有所感於近事近日一邑令以講學名敝衣糲食人所不堪以爲陳仲子之廉也築城之役大有乾沒臨行製綾衣數十件邑人恠之聞者不信曰彼平生惡衣者何用是以邑人所云皆爲誣耳余以此知往古之誣其此令之綾也

三略六韜非太公之書易知也而元美因以駁太公失言矣太公周召之儔也以文之至德武之順天應人牧野之師諸侯不期而會紂之卒倒戈奚所用於陰謀哉堂堂正正三伐四伐如熊如羆所以戰者書載之矣夫自涿鹿以來大師之克必有以也聖人之繫師曰貞曰丈人而已所謂詭道者非惟所不言亦不容言者也呼吸變化抑亦先覺要之不離於正其丈人乎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治國帥師道一而已矣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非知道者之言謂其言捭闔之術所從來非過也

孟子言伯夷大公避紂海濱聞西伯善養老而歸周其言必有徵也然則夷齊之讓國非徒以父命抑亦懲於鄂侯之醢羑里之難乎渭水之釣非熊之卜其傅會之談乎莊子之言又有所謂臧丈人者矣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而史言歸周未至而遇武王之師故叩馬諫其謬可知也扣馬之辭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夫自海濱歸周固以西伯也西伯之薨至伐紂之年非一朝夕矣海濱雖遠猶未逹豐鎬之郊耶孟子猶未盡信武成泰火之後何以覩之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此知言者之準也

夾谷之會萊人鼓譟盖黎鉏之徒爲之也景公作而麾之然于其猶能相與逦宮中之樂請止之可也有司加法手足異處竊疑焉夫曰宮中則齊君所常好而曾之有司可專誅乎是曾以天子自處也古文畧意黎鉏輩所指授鼓譟者不過已且有所挑釁而侮犯者曾有備左右司馬順應之聲色不動而齊人無辭是以懼而懟懟而謝也

列子稱偃師所造趨步俯仰信人也瞬其目而招王之侍妾此所能也盖類今之傀儡必有機焉若歌而合律則理所必無彼草木膠漆何從有氣哉盖傳聞

旣訛無以傳會好奇云爾註者乃謂人之巧眞可與
造化同功而微之墨子之雲梯公輸之木鳶夫雲梯
言其高入雲也曰堎歷而無根則雲之訛也鳶之飛
機激之也猶諸葛之木牛也至於僧一行之直漏牌
世多能之以水計滴與時應耳而謂候氣輪轉與天
候相符近事也而謬張若此況往古若存若亡者乎
列子言海中五山山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仙
聖之飛相往來者一日一夕不可勝數若然則雖流
於壯極其飛相往來猶自若也何名爲播遷而帝乃
爲之憑怒侵減龍伯之國耶莊列本以文滑稽而後

世好黠者述之以欺秦漢其害至今未息甚矣世之易惑而難悟也

列子曰均天下之至理也盡治理矣大學言平天下均也天下可運於一握信然連於形物亦然徵之物理也連通也註作二句非關尹曰形物其著前章其物其形並看則得其解矣

列子之好奇也氂懸虱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所無徵者也乃曰投弓扼臂不得告術於人將曰以不告也故不傳也孰明其誣哉

列子言季梁之疾不攻而自瘳以身非愛之所能厚

非輕之所能薄其辭美矣而弗可以訓也其害將使狂夫縱欲敗度而不知戒立言而中倫者然乎哉孔子於康子之饋藥未達則不敢嘗非勿藥也請禱則曰禱久矣不言其有無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不知哉其爲教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是以世爲天下則也

齊景公登牛山而流涕孔與據從而泣晏子獨笑晏子之論美矣而曰不仁又曰見不仁之君則其責於君者亦已甚可謂之恭乎此諸子之好高論而不情也非晏子之言也

偶閱月上女經盛在德事非情也夫在德之絕而趣也有掖之者有引之者則人之生死長短悉在籌中而禍善禍淫天人所爲合其吉凶也而吉人之短折凶人之壽考不可悉數即盛之化之惡業重矣死而入轉輪司辦生道已晚乃縱之入[illegible]獄猶得誣訴東嶽移牒隍神爲逝無辜生人株連甚衆此何異塵世官府至憒憒者耶謂非誣吾不信也凶人殘虐至極神宜發慈悲心不忍聞猥云陽筭未盡則所云延筭一紀或減其筭者又孰司之耶神之所分别善惡非存貴賤也而冠蓋者金珠書書之黃楮舉監以下至於

凡厥墨書書之白楮則在昔高賢往往王公失其貴者恥列於後堂之榜矣神之事佛甚謹若梵典非虛是度其母矣何假於一俗僧與汙戒沙門同調者而輕召生人令再絕而降階託之耶月上女當生未曾啼哭即便合掌說偈數百言是可信乎果然則一國之人必且驚異供奉以為真佛降生矣而豪宗大姓乃皆欲得以為婦至以劫殺脅之而其父恐怖涕泣如雨所謂國王大臣者安在乎其豪強大姓縱不畏國王不畏佛耶佛像耳事之恐後而佛見降生敢脅之劫殺之欲以為婦耶要其偈言本旨欲空人欲心

非不善也而設爲不情之說反使人不信豈爲善誘耶吾嘗以老子言道德幾於聖而不尚於中行故其流畔道佛經華嚴等部發揮艮止之義可以存心不可以治世其害滅倫其後黠僧妄道士所撰無稽不情之語宜不足辨而儒者顧一一文飾之盡尊之曰經此吾所不解也昔徐陵好談怪而客易欺之蘇長公直以爲謔不問有無志怪者喜異而不察此攻乎異端聖人所以憂其害也且善女人非不可爲佛觀音大士黠僧徒乃妄稱爲淨樂國王公主耳月上女如所言則生而佛者也何必轉男始可出家則女媧

之補天十亂之有婦人者非邪此至淺陋不必辨獨
謂儒者不宜爲之辭耳